



穿白衣服的人

方昌期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內 容 說 明

值班医生刘尚礼工作馬虎，錯断病情；既發現后，病人已垂危。为了逃避罪責，想用“轉院”办法把病人推出不管。

青年醫師傅瑞芳坚持主張把病人留下急救。刘尚礼乘机私毀“病历”，企圖嫁禍于傅。傅不避艰險，亲为病兒輸血，并动手术急救，終于挽救了一条人命。

剧本生动地揭示了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精神品質，和殘留在某些人身上的資本主义思想殘余。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96号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統一書号:10069·149 字数:11,000 开本787×940 1/32 印张1 1/4

1958年11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册

定价(7)0.11元

人 物：

傅瑞芳——某矿医院女医师，共产党员，25岁。

傅大爷——傅瑞芳的父亲，退休了的老矿工，67岁。

刘尙礼——医师，35岁。

黄淑云——一个病孩子的母亲，干部，23岁。

李 琳——护士，21岁。

小 王——一个跳高跌伤了手的学生，18岁。

护士若干人。

时 間：一个春天的夜晚。

地 点：某矿医院。

布 景：某矿医院值班医师的办公室，中間偏左是寬敞的窗戶，窗戶右面的牆壁向外突出，稍右有一个高大的空隙，是这間办公室的出入口，出入口右边直到台口就是这間办公室和手术室的間牆。出入口外，右边是室內走廊，通向手术室，急診室；左边繞过窗前是檐下走廊，通向病房。人們能透过窗戶，望見黝黑的山影下面，灯火映着屹立在夜空中的矿井鉄塔。

这是新建的房屋，人們搬到这里来还没多久，門窗还煥發着新油漆的光彩。室內陈設着医藥櫃、办公桌、洗臉架、沙發、茶几、衣架。所有这些全是新的，但它們似乎还没找到最恰当的位置，

使人感觉到这是一个發展得極快，而各方面 还没有安排得很妥貼的医院。

幕 啟：护士李琳坐在桌边折叠着紗布，另一个护士匆匆的从病房到手术室拿了什么，又匆匆的去了。稍停，黄淑云焦急地上，她手里拿了一个病历袋。

黄淑云 （在走廊上对外招呼着）老張，你抱着小強，（指走廊外面）在这兒急診室等等吧！我找大夫去。（走进来。）

李 琳 （和藹地）同志，你找誰？

黄淑云 （劈头就问）你們为什么不出診？

李 琳 啊！啊！刚才搖电话是你……（目光落在病历袋上）孩子抱来啦？

黄淑云 不抱来，还在家里等死！

李 琳 （呆望了她一下，又和藹地）別急，坐坐吧！我們馬上給你看。（伸手去接病历。）

黄淑云 （手一縮，不給，打量着她）兒科主治醫師呢？

李 琳 兒科？——我們矿里的医院小，夜班那能分得这么細，連外科医生还要兼看內科呢。

黄淑云 （稍停）你們这兒有个傅瑞芳嗎？

李 琳 是呀！她是外科医生。

黄淑云 怎么？她就能当医生了？

李 琳 是啊！現在正在动手术呢！你要她看

嗎？（伸手要病历。）

黄淑云（手一縮）不！

李琳 啊？——今晚上还不是她值班，是刘尙礼医师。

黄淑云 那，你請他来来吧，囉！給你！（把病历遞給了李琳。）

李琳翻閱着病历，傳來了刘尙礼的脚步声，
李琳探头向窗外張望。

李琳 刘医师，刘医师！
刘尙礼上。

李琳 刚才打电话就是她，現在孩子抱来了。
刘尙礼（似乎很热情地）哦，来了？好！——孩子呢？

黄淑云 急診室。

刘尙礼 那好！（从容不迫的对李琳）有床位嗎？
——給她办住院手續吧！

李琳 啊？——嗯。

刘尙礼（对黄淑云）半夜来了，就住院吧！吃一点藥就会好的。（又似乎極和藹地）小孩子呀！要注意保养，这兒的天气不像話，容易得病，懂嗎？（慢吞吞的帶上了口罩拿了听筒）啞！去吧！

黄淑云注視着刘尙礼。三人同下。

傅大爷（上，輕声地）瑞芳！瑞芳！（向病房这边張望。）

病房傳來了傅瑞芳的声音：“大家去休息吧！”

我們的护士会照料的，病人动手术以后，已經沒有危險了。

傅瑞芳出現在走廊上，向病房招着手，轉身進門看見了傅大爷。

傅瑞芳 爸爸！

傅大爷 瑞芳！快回去吧！現在都十一点多了呀！

傅瑞芳 好，馬上就回去。（开始脫工作服，高兴地哼着歌。）

傅大爷 （坐下）瑞芳，高兴嗎？

傅瑞芳 高兴！——什么事兒还比救活了一个人更高兴啦！

傅大爷 累嗎？我担心你鬧病。

傅瑞芳 不会的，爸爸。

傅大爷 別逞强，你生下来，只有四斤十四两。

傅瑞芳 （笑了）可我现在足有九十四斤多呀！

傅大爷 廢話！

傅瑞芳 爸爸，你为啥天天要来接我哟！你休息休息就不成嗎？

傅大爷 退休了一个人在家閑着悶人。

傅瑞芳 （把工作服整理好挂在衣架上）好了，您稍等一下，我还到病房看看就回去。（下。）

傅大爷到窗口望着傅瑞芳。刘尙礼上，李琳、黄淑云紧跟在后面。傅大爷看有人来，慢慢地避开下。

黄淑云 沒关系嗎？

刘尚礼 (半晌沒有作声，急切地迈着手走到桌边，在病历上写了什么，稍停再翻着前面看) 怎么？昨天是我看的？

黄淑云 是呀！(急切地)怎么啦？

刘尚礼 啊！没关系，没关系。(顺手把病历往抽屉里一放，坐着不动了。)

李琳在紙条上写着什么，完了拿着将下。

刘尚礼 李琳同志，那兒去？

李琳 办住院手續。

刘尚礼 啊！不需要了。

黄淑云 怎么？

刘尚礼 孩子抱回家去休养也許更恰当一些。

——医院傳染病很多。

黄淑云 不，得住院！(对李琳)你領我去办手續吧！

李琳 这……

黄淑云 我要上班，家里沒人照料！

刘尚礼 你？那你是在矿里工作？

黄淑云 嗯！

刘尚礼 你叫……？

黄淑云 我叫黄淑云。

刘尚礼 我怎么不認識你呀！

黄淑云 我調来才几天，孩子就病了。

李琳 刘医师，怎么决定？我得上病房去呀！

刘尚礼 啊！啊！等等。(他急切地踱着步)好，住

院吧！住院。（走到桌边抽开抽屉拿出病历，又写了点什么，忽又迟疑起来。）

李琳欲走，外面有火車鳴聲。

刘尚礼（忽然叫住李琳）等等！等等！（等，他想到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办法，把病历往抽屉里一放）轉院！轉院！我給你办手續，——啊！李琳同志，你帮忙替她办办吧！

李琳 轉院，半夜了呀！

黄淑云 轉院？

刘尚礼 嗯！我們还派个护士送你們，李琳同志，就請你去吧！

李琳（感到突然）我？这……病是很……

刘尚礼（制止李琳）啊！不，你不去，讓張护士去吧！——現在是11点30分鐘了，十多分鐘以后有一趟火車，六七个鐘头就到大醫院了。——李琳同志，你陪她一道去办手續吧！

黄淑云 这是……（迟迟不动。）

刘尚礼 怎么？你还不同意？到大醫院去还不好？（对李琳）你先去通知張护士准备！

李琳望望刘尚礼，然后帶黄淑云下。

黄淑云（走到門边又回头）刘医师……轉了院是打針吃藥，还是动手术呢？

刘尚礼 这……

黄淑云 不会要动手术吧！我一想到手术就害怕

哟！

刘尚礼 啊！——不会！不会！你放心吧！大医院藥齐全，根本用不着动手术。

黄淑云 这就好。（下。）

刘尚礼送至門口，轉身踱着。

刘尚礼 （停住，望着她走远了）見鬼！白喉！偏我碰上了。（停）昨天我怎么連看也沒看，就开了“山道年”給打蛔虫呀！（从抽屜里拿出病历看着）唉！要是在車上出了問題……不能轉院！（他持着病历冲向門边，当目光落到手上的病历上时又停住了）留在这里沒把握挽救啊！一个小孩出事，傅瑞芳这些人又会这里是大字报，那里是会，追得你尿急尿流的。何况这个該死的病历，——唉！要是自己能开业，誰受这些黄毛丫头的氣！——轉院，讓她轉院！（又把病历往抽屜里一放。）

小王——一个手扎着綳带的青年从病房上。

小 王 （边喊边上）傅医师，傅医师，啊？不在？

刘尚礼 干什么？小鬼。

小 王 我，——我找傅医师。

刘尚礼 你怎么还不睡？

小 王 我这就去睡。（欲走。）

刘尚礼 等等，你找傅医师干什么？

小 王 談談。

刘尚礼 哦，跟我談談吧！

小 王 沒有了。

刘尚礼 嗨！——还保密呢？好了，你去吧！

小 王 其实也没什么，我爸爸是矿工，他希望我大了搞采矿，可我想当外科医生。我想找她談談怎么样准备做一个外科医生。

刘尚礼 哟！当医生，那很好呀！（开玩笑地）以后更要好好鍛鍊，可我得劝劝你，跳高小心别再摔了手，沒手的外科医生是不行的。

小 王 我不是說这，（指手）这兒都快好了，——（大人似的）我說的是修养方面，比如說性格。

刘尚礼 性格？——哈哈，性格，性格……哈哈！

傅瑞芳 （上）刘医师，你們笑什么？（在一边找着什么。）

小 王 傅医师，我找你好久！

刘尚礼 哦！——他，他想当个医生，問怎么鍛鍊性格呢！嘿！嘿！（說着稍停，收了笑容，望望窗外，覺得傅瑞芳在这里不妙）傅医师，傅大爷不是在外面等着你嗎？

傅瑞芳 嗯。我找点东西。——小王，你說什么性格呀！

小 王 （解釋地）是这样，有一次我們邻居一个小孩刀子划破了手，流着血，我給他洗，給

他包扎，他痛得直叫喊，我看着那样兒，心直跳，——我哭了，我的心太軟了，这能当医生嗎？

傅瑞芳 能的，——可我要問你，你当时感觉到什么嗎？

小 王 感觉？——对！对！我感觉好像痛在自己的身心。

刘尚礼 哈哈……（他又笑了，像笑小孩子玩“过家家”过于認真一样。随后又耽心的望着窗外。）

傅瑞芳 哈哈……（也笑了，但却包含了几分贊許）好啊！我的小医学家，憑你这一点，你会成为很好的医生的。睡去吧！

小 王 （严肃認真地）傅医师，你不是答应今天和我詳細談談的嗎！

刘尚礼 （惟恐她在这里久留）傅大爷不是在等你嗎？

傅瑞芳 对！——哦，小王，对不起，我爸爸等着我呢。改天再說吧！

小 王 那，好吧！

傅瑞芳从桌上找到了手套和一本书准备下，刘尚礼如釋重荷的輕輕的嘔了一口气。傅瑞芳恰恰在門口遇着了李琳。

李 琳 刘医师，張护士的班誰頂呢！

刘尚礼 嗯！等会兒再說吧！

李 琳 不，現在就得有人。

刘尙礼 (支吾地)啊——啊, 嗯。

傅瑞芳 什么事呀?

李琳 要張护士送病人轉院。

傅瑞芳 轉院, 半夜? (对刘尙礼)住院的嗎?

刘尙礼默不作声。

傅瑞芳 誰? 病房我刚才还去檢查过呀! 沒有……

刘尙礼 是門診的。

傅瑞芳 急診?

小王 (也十分关心地問刘尙礼) 就是你刚才看的那个嗎?

外面傅大爷喊着: “瑞芳! 瑞芳! 你怎么还不来呀”。

傅瑞芳 爸爸! 稍等一下, 我就来了。——刘医师……

火車鳴叫声。

李琳 火車都要进站了, 孩子得走了。

傅瑞芳 是个孩子? 一定要轉院嗎?

刘尙礼 我診斷是这样。

傅瑞芳 我們再去看看好嗎?

刘尙礼 (十分婉轉地) 你? 啊, 你交班給我都快五六个鐘头了呀! 你太累了, 不用麻煩你了。

傅瑞芳 (停住, 轉身望了望刘尙礼, 知道自己是多事了, 歉意地笑着) 对! 我該回去了。

傅大爷 (上) 瑞芳! 瑞芳! 你看你叫我稍等一下,
可你又跑到这里来拉扯上沒完了。

傅瑞芳 爸爸, 你……

外面媒姆突然叫喊着: “小强……小强呀!

黄同志! 黄同志!”

傅瑞芳 刘医师! 怎么回事?

刘尚礼 沒关系。

外面又喊着: “小强……小强……”。傅瑞芳放下东西急促地下。

刘尚礼 傅医师! (她走了, 开始他木然不知所措, 最后嘆了一口气下。)

傅大爷和小王也想出去看, 被李琳拉着。

李琳 你們別去, 在这兒歇着。(下。)

傅大爷 (問小王) 誰?

小王 一个小孩鬧病, 很厉害。

傅大爷 小孩? ——病很厉害? (呆呆的坐下。)

小王 (急切的来回轉, 感慨地) 要是人类沒有病多好啲。

傅大爷 (沉思着) 是, 沒病多好!

小王 傅大爷, 我很想学医, 当个医生。

傅大爷 对! 对! 那太好了! 好孩子, 当个好医生吧! (紧紧抓住小王的手在想着什么。)

小王 可我的性格……

傅瑞芳和刘尚礼議論着上, 刘尚礼低着头。

傅瑞芳 白喉! 白喉! 你同意我的看法嗎?

刘尙礼 (心神不定) 嗯？ 嗯……

傅瑞芳 处理得越快就越好！

刘尙礼 嗯。

傅瑞芳 半夜了，外面風好大。

刘尙礼 (机械地重复着) 嗯，風好大。

傅瑞芳 把他們留下，不讓轉院吧！

刘尙礼 (思想混乱地) 啊？ 嗯？ ……

傅大爷 (关心地) 怎么啦？

傅瑞芳 (以为是催她回去) 爸爸，你还等一下吧；

——刘医师，該馬上給小孩动手术。

小 王 动手术？

刘尙礼 啊？ 啊……

傅瑞芳 刘医师，孩子的病历呢？

刘尙礼 病历在……(瞥见) 病历在哪兒呀？ 对！

病历呢？(在桌面上翻着。)

傅瑞芳 在抽屜里嗎？(想帮助到抽屜里找。)

刘尙礼 (立即拉住) 不会，这兒我刚清过，(佯找着) 咦！在哪兒呢？(急得滿头汗。)

傅瑞芳 等会再找也行，反正症状很清楚。

刘尙礼 (像松了紧箍咒一样) 对！ 对！ 等会兒再找吧。

傅瑞芳 那你馬上給他动手术吧！

刘尙礼 这太危險了！

傅瑞芳 半夜坐車，讓病情再發展六七个鐘头，小孩会窒息死的！

刘尙礼 啊？——这……这不会——（一停，計上心来）沒作細菌培养，誰能断定是白喉。

傅瑞芳 你？怎么回事？你認為症状不典型？

刘尙礼 （硬着头皮）嗯！我看不像！——傅医师，我决定了，讓他們上火車站去吧！李琳！你要她快去吧！

李琳 嗯。（欲走。）

傅瑞芳 刘医师这……
李琳又停了。

刘尙礼 去吧！快去吧！

李琳 好。（已走到門边。）

傅瑞芳 李琳同志，等等，（对刘尙礼）不能轉院！
我們再同家長商量一下好嗎？

李琳 （无所适从地停下）这……

黃淑云提了一个小提包上，在走廊上她看見了傅瑞芳，想迴避走开。

李琳 （發現了黃淑云）啊！你来得正好！（对傅瑞芳）这就是……

傅瑞芳 （一下就認出来了，惊喜而热情地）黃淑云，
是你？

黃淑云 （只好进来，也像热情地）是啊！

刘尙礼 你們認識？

傅瑞芳 老同学呢，（对黃淑云）是六年沒見面了吧？

黃淑云 嗯！六年了。

傅瑞芳 你好！

黃淑云 (客套地)你好！

傅瑞芳 你離開學校以後……

黃淑云 (顧左右而言他)劉醫師，孩子你要不要再看看？

劉尚禮 (摸不到底)你是想請傅醫師看？

黃淑云 不！今晚不是你值班嗎？

劉尚禮 (出其意料)啊？……

傅瑞芳 是這樣，我們剛才在研究，想把小孩留下不轉院了。

黃淑云 留下？(停)不，手續都辦好了！

劉尚禮 (竊竊自喜地)是啊！大醫院的設備比我們好些。

傅瑞芳 是的，是好些，可現在是不能坐在車上等病情再發展六七個鐘頭喲，小孩得馬上動手術！

黃淑云 什麼？動手術？

傅瑞芳 嗯！——李琳同志請你馬上準備400cc“O”型血。

李琳 好。(下。)

傅瑞芳 (從桌上找到了一張卡片交給黃淑云)請你在这上面簽个字，馬上就動手術。

黃淑云 什麼？你們動手術？

傅瑞芳 嗯，我們。

劉尚禮 不，(意在糾正“我們”)傅醫師，她，她動

手术！

黄淑云 不能吃藥打針！

刘尚礼 这……（沒有回答，狡猾地望着傅瑞芳笑了笑。）

黄淑云 （稍停，把卡片送回桌上）你們再有把握，我也怕讓小孩动手术！大医院設備好，藥齐全！还是轉院吧！

火車气笛鳴声。

刘尚礼 那，現在只有几分鐘，你就快去吧！

黄淑云走到門旁。

傅瑞芳 （迟疑了一下，最后鼓起勇气）黄淑云同志，你实在不能去！

黄淑云 为什么？

傅瑞芳 小孩是白喉，已經很严重了。

傅大爷 （制止地）瑞芳！

黄淑云 什么？（一把抓住她）你說什么？“白喉”？

傅大爷 你別急，你別急！

黄淑云 那一定要动手术？

傅瑞芳 嗯。

黄淑云 喉嚨上？

傅瑞芳 嗯。

黄淑云 啊！（松开手癡呆地）这，太可怕了，——刘医师，你沒說是“白喉”呀！

刘尚礼 我沒有想到是“白喉”，說实在的，我十几年經歷过很多“白喉”病人，你小孩实